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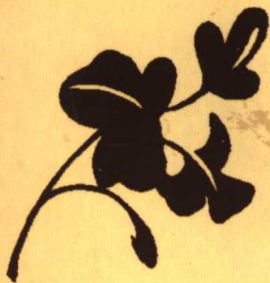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重点项目

beijiangoudenüxing

被建构的女性

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

◎刘传霞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刘传霞著. —济南:齐鲁书社, 2007. 10
ISBN 978-7-5333-1850-5

I. 被… II. 刘… III. 妇女文学—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23520号

被建构的女性

——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

刘传霞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32
印 张 10.25
插 页 2
字 数 258千
版 次 200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1850-5
定价: 22.00元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编委会

主任委员：李 群

副主任委员：张全新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兆成 尹慧敏 齐 涛 刘德龙

安世银 张 华 蒿 峰 颜世元

序

王万森

在同窗好友中，刘传霞以才气见称，她的文字流丽儒雅，每有独到之处。我则更看重她读书的用心笃学和做人的沉着定力。读博期间，文章连连受到好评，同时晋升为教授，荣获社科奖，她的发展颇为顺利。按说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不至于使她感到多么沉重，然而实际上从选题开始，到投入写作，她表现出足够的重视，潜心研读，反复修改，写得十分辛苦，这是我始料未及的。现在想来，她的博士论文在答辩中被评为优秀论文，确实来之不易。

从选题上看，她有着自觉追求的挑战意识。《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这个课题具有综合性系统研究的性质，又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点。不要说需要涉及的学科，诸如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和文学史学、现代叙事学、女性主义批评学等等门类繁多，就说题目标示出的“社会性别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间的跨度就足以令人望而却步。何况，将“社会性别研究”引入“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的考察，并没有现成的途径可遵循，也没有现成的研究模式可依傍，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一切都要独立探索。固然，无论“社会



性别研究”还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不是自此为始，它们各有积淀而成的丰厚的学术资源，可是，两大资源的整合具有极大的挑战性，而将“社会性别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移植到文学研究领域，显然是一项富有探索性的艰巨工作。这就意味着需要连续翻越两座学术的高峰，一个是由女性主义文评向女性主义叙事的跨越，接下来是由女性主义叙事向性别叙事的跨越；只有在两次跨越完成之后，才能曲径通幽，顺理成章地将性别研究引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对待选题的难度，她有足够的精神准备，从一开始她就表现得那样执着沉潜。她的阅读笔记多达数十万字，竟然从中整理出十六万字成为独立的书稿《女性历史叙事——新文学女性历史人物研究》。这本小册子是她博士论文写作的前期成果，也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在出版之后备受学术界师友称赏，并获得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由此可见，为了做好这个选题，她确实下了一番苦功夫。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风行欧美的女性主义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对新时期文学带来很大影响，女性主义话语得到确认，作为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的文学阐释方兴未艾。在女性意识觉醒的过程中，女性的自我反思颇为耐人寻味：女性主义的话语建构，祛除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的、阶级的宏大叙事对女性叙事的遮蔽，是天然合理的，彰显了女性主体还原和文本重读的意义。与此同时，女权主义的张扬是否会形成另一种文化层面的遮蔽呢？其实，这种忧虑在女权主义兴起之时就已经潜在其中，正是在女权运动发展到较充分的阶段，这种忧虑变得不可回避了。对于人的主体性而言，女性话语是相对性的一个侧翼，女性话语最终将同男性话语权力一道融入人的主体性建构，否则，如果将其孤立起来，难免遭遇孤掌难鸣的窘境。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女性叙事的境遇更复杂些，不仅仅是压抑既久反抗愈烈，还因为现代

女性意识的觉醒是与五四以来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相伴而生的,同时,男女平等和女性解放又是在革命现代性的照拂之下逐步实现着。这就意味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话语的高扬是现代语境中的历史必然,而稍后出现的女性叙事的自我反思也是符合现代性律动的。毫无疑问,女性视角具有独立的价值,不仅激发和深化了文学的女性意识,而且开拓了文学解读的新视野,提供了文学阐释的新的可能性。但是,绝对独立的女性视角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和窘迫。正是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倡导者提出了性别叙事的新思路,发现了性别视角。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传霞才超越自己所熟悉的女性主义视角,决意将社会性别研究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中。

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社会性别研究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中,两者之间需要可靠的联系通道。传霞选择“间性”作为理论和方法的支持,获得了成功。与极端化的女性视角过度强调两性对立和话语霸权的争夺不同,性别间性视角强调平等和谐互补,正如主体间性理论告诉我们的:主体间性不独立于个体主体或人类意识存在,又具有对每一主体都通用的超个人性,或达于一致的途径,即共通性或一致性。性别间性视角在认同性别之间差异性和不平等性的同时,注重揭示其间的交叉性、互指性、男女互补、两性相谐的视阈。论文一方面对男性作家的经典文本进行重新的解读,探查其中潜隐的性别政治,另一方面重读女性作家的文本,确认其性别话语价值,形成了两者之间对话性的互文关系。显而易见,性别间性的阐释是论文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论文的另一主要基础也值得关注,这就是“建构”(确切地说是“被建构”)的理念:“主体是建构的,不是生就的”,“作为自我主体建构与认同的重要组成——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也非生就的,而是由社会文化所建构的”,“话语对主体的建



序

构起着重要的作用”，“性别是一种话语存在，是由话语决定的”。从这一理念出发，论文在两个层面纵横拓展。在横的层面，借助于建构的话语叙事，将性别间性的社会文化视角转化为文学的性别叙事，并从中充分展示性别间性视角的超越性和综合性的功能。在纵的层面，借助于建构的话语功能，将宏大叙事覆盖下的社会历史的性别话语拆解为审美、启蒙和革命相融互补的现代性话语，呈现为别有天地的文学阐释。

“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具有巨大感染力、不断重复的文学叙述就是制造性别身份与意识形态主体的最主要途径，也是最有效、最便捷的方法之一。”也就是说，文学阐释无疑会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的最基本的手段。据我观察，文学阐释原本就是传霞之所长，加之本文获得了“间性”与“建构”这两大支持，她的阐释话语就更加从容自如了。文中阐释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一个是“重读”，一个是“发掘”，在“重读”中祛蔽，在“发掘”中有所发现。采取性别间性进行“重读”，有效地祛除了双重遮蔽，一层是宏大叙事的遮蔽，另一层是极端化女性主义视角的遮蔽。在文学阐释的“发掘”中，运用话语建构的功能开发曾被忽略的现代性沉积，打捞落入盲区的审美遗存，例如在“底层劳动妇女形象谱系”、“新女性形象谱系”、“妓女形象谱系”、“疯女人形象谱系”等的深度开掘中，均有新的发现。

传霞的博士学位论文达到了预期目标，在她本人的学术道路上可以看作是一个重要界标，在本专业研究领域也算得一个有分量的成果。对此，我深感欣慰。此时，我最想说的是，传霞未来的路很长，希望坚持读博期间这种执着笃实的治学态度，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目 录

序	1
前言 文学叙述与性别建构	1
第一节 自我主体与性别建构	1
第二节 文学叙述与性别建构	8
第三节 女性写作与女性建构	11
第四节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叙述与性别建构	15
第一章 历史叙事:女性与历史	24
第一节 启蒙视阈中的历史女性	26
第二节 抗战视阈中的历史女性	33
第三节 性别视阈中的历史女性	38
第二章 抗战叙事:女性与民族	53
第一节 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同构性	54
第二节 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裂缝	64
第三节 女性身体与民族	69
第三章 被言说的祥林嫂:底层劳动妇女形象谱系	81
第一节 男性视阈中的底层劳动妇女影像	82
第二节 女性视阈中的底层劳动妇女影像	99
第四章 娜拉的天路历程:新女性形象谱系	117
第一节 五四新女性	119



目 录	第二节 大革命时期的时代女性·····	132
	第三节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的革命女性·····	147
	第五章 被社会伦理道德放逐的女人:妓女形象谱系 ·····	158
	第一节 “同是天涯沦落人”·····	160
	第二节 构造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	168
	第三节 都市“恶之花”·····	173
	第四节 黑暗社会的罪证·····	177
	第五节 “风尘”生涯的另一面·····	180
	第六章 阁楼上的疯女人:疯女人形象谱系 ·····	188
	第一节 阁楼上的疯男人·····	189
	第二节 阁楼上的疯女人·····	194
	第三节 他者与自我:从繁漪到曹七巧·····	202
	第四节 疯子形象与性别认同·····	217
	第七章 婆媳关系的性别叙事 ·····	220
	第一节 20、30年代文学叙事中的婆媳关系·····	221
	第二节 写在国统区与沦陷区的婆媳关系·····	229
	第三节 解放区文学中的婆媳关系·····	237
	第八章 母女关系的性别叙事 ·····	244
	第一节 前俄底浦斯时期的母女同体关系·····	245
	第二节 在父权秩序中被放逐与割裂的母女关系·····	250
	第三节 父权秩序颠覆者的和谐母女关系·····	266
	第四节 男性大师所建构的母女关系·····	270
	第九章 女性同性之爱的性别叙事 ·····	277
	第一节 女性同性之爱在现代文坛浮现的 生活形态和意识形态·····	280
	第二节 女性同性之爱的自我表述·····	284
	第三节 女性同性之爱的他者表述·····	292



结语 社会性别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的一种考察·····	300
主要参考文献·····	308
后记·····	314



前言 文学叙述与性别建构

第一节 自我主体与性别建构

人的自我主体性是一个现代性的哲学命题,它建立在对西方中世纪所流行的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的挑战与反抗上。西方现代哲学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主体,是一切知识的来源。从笛卡儿、莱布尼茨到康德、黑格尔,西方现代哲学大都在高扬、推崇、论证人的主体性,对人的理性意识无限肯定,认为“存在着一个自我或内核,像灵魂或本质一样一出生就存在,虽然最终会有不同的可能发展,但在人的一生中保持不变,由此生发出连续感和自我认知”^①。其实,从启蒙以来西方哲学家所致力建构的理性和主体性哲学,只是从少数欧洲白人精英知识分子的感受和认知出发,站在他们优越的文化立场上,维护他们的利益和权力。

在西方现代文化史中,对这种抽象的、超验的主体观的质疑和批判与主体性思想理论的建立几乎是同步的,早在18、19世纪,大卫·休谟、马克思、G·H·米德都对这种个人主义主体观和唯心主义主体观提出质疑。大卫·休谟否定主体性是个体存

^① [英]乔治·拉伦著,戴从容译:《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

在的本质,认为我们所谓的自我只不过是一堆不连贯的感觉而已,是我们的想象赋予他们连续性和恒定性;马克思认为主体并不能完全依照他们的自由意志来行动,他们是由社会来决定的,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使自己成为个体;G·H·米德认为自我不是给定的,而是作为他或她的社会经历的结果,在个体身上发展起来。现代许多社会学和心理学家都承认存在一个自我,只不过完整的自我的整体和结构与社会紧密相连,人的个体身份是在各种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

真正对以主体性为基础的现代西方文化传统进行颠覆和挑战是从尼采开始,尼采宣称主体是一个谎言,主体不是给定的,它是某种添加、发明和投射到已有事物的东西。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和拉康的“镜像阶段”、“他者”学说则从心理学角度对人的主体性提出挑战。弗洛伊德对人的潜意识、无意识的发现,动摇了过去假定主体的和谐性和整体性,而拉康把主体视为“在进行中”,由于它的破碎、不独立,人的自我主体的建立只能借助于“他者”——这个代表了无意识和欲望、语言的存在,一个人只能在“他者”身上认出自己,这就意味着主体是分裂的,总是处于形成之中。尔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又发起了对主体性的最强大的批判攻势。结构主义不仅否认主体是创造者,而且认为是外部结构的产物。德里达颠覆解构了主体性的基础理论二元对立命题,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人所谓的自我连续性只是一种由于生活需要所维持的幻觉,是外部世界在内心的投影,并不是确切无疑的客观经验。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则从权力话语层面消解主体性,认为主体不是起因,而是建构的,人的身份和特点都是权力关系对人的身体施加作用的结果,主体是语言、欲望和无意识的结果和产物。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则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对主体性的影响更推进

一步,认为无意识也是意识形态性的,人的所谓本质自我是一种虚构,占据它的位置的是拥有社会生产身份的社会存在,人类是依照我们所接受的语言和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的身份的,从而成为一个主体,主体是由文化赋予的。后现代主义者对主体性作了最后的清洗,他们认为主体只能出现在话语中,在后现代社会,主体不仅没有固定或永久的身份,而且这些变化、流动的身份缺乏一个连贯或整合的自我,缺少统一性。^①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述现代哲学自我主体说的建构与消解过程,是因为它与人类社会对男女两性的性别认识与社会性别建构紧密相连。主体性学说的建立解除了人类对神、宗教的崇拜,是人类现代性启动的标志,但是,它并没有改变传统的父权制社会僵化的性别认知和性别关系模式。“现代性是一场变革,并自认为是把所有人类关系从自然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是关于凡人建构历史和社会的认识。在这次变革的高潮中,我们仍寻求再次回到自然纽带之中,并想象其为一次逃脱,为一种解放。”^②现代性的启动导致了传统神义论对生命意义以及幸福的解答都失效,人类一方面获得了对自我、对世界的控制权、解释权,但是,也失去了由宗教庇护而带来的归宿感和永恒感,从而陷入了恐惧与焦虑中,于是性别神话再次被创造出来,性别差异或者说性别身份被视作可以超越工具性、理性社会制约的人的本真本质,赋予动荡变幻的世界和人生以秩序和意义,从而在性别差异的想象中建立自己强大、有意识的身份,获得安全感。现代性“提出了令人尤为困惑的问题。它驱使人们去把社会性别

^① 关于西方现代哲学的主体性建立与解构的过程,参见〔英〕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

^② 〔英〕约翰·麦克因斯著,黄茵、周丽华译:《男性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6~57页。



想象成某种社会化的东西,同时又与自然分类相对应。它驱使人们把本体论的不安全性作为由宗教提供又被摧毁的理性化,从中寻找新的避难所。最后,它使得人们去显示男性气质的构成并非自然,但仍可以解释男人在权力、资源和地位上的垄断”^①。前现代男权制的生物学基础并不牢固,所以,现代的自我主体哲学又建立了一套人为的价值观念将父权制延续下来,为男权统治的合法性出示证据。长期以来被视为“客观真理”、“客观知识”的主体性既是一种男权压迫和男权控制的形式,也是支撑现代社会男/女性别秩序、男性霸权的思想基础,它使父权制、男性统治在现代社会的推行与延续拥有了哲学基础,获得了合法性。自我本质论和性别本质论、二元对立论与男主女次说一脉相承。从笛卡儿到康德,都将男性定义为认识主体,男性是科学研究和科学活动的主体,而人类科学、理性所征服、所穿透的自然就如同女人,科学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同男人与女人之间一样,是控制与被控制、征服与被征服、支配与被支配的秩序。由男性精英所建构的自我主体哲学断言:“我是自成一体的、自我控制的宇宙中心。世界的其余部分,我将其定义为他者;他者只有在与我——作为男性/父亲、阳具拥有者的人——相关时才有意义。”^②通过这样一种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虚构想象的男性自我本质的主体论,现代社会形成了男/女、主动/被动、太阳/月亮、文化/自然等一系列有着等级秩序的二元对立,构成了“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等性别概念,建立了现代性别神话。现代性别认知模式“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膜拜”,一种人类(男性)对

① [英]约翰·麦克因斯著,黄茵、周丽华译:《男性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② [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著,艾晓明译:《女性主义思潮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

神膜拜被解魅后所作的“一种挣扎,在无神、混乱的世界上,对性别的‘崇拜’成了社会关系的依靠,以此来保护男人的特权,抵御现代性的破坏性逻辑”^①。

自我主体哲学的解构为拆解性别神话、瓦解男权统治提供了理论资源或者说哲学基础。后现代主义对传统观念的颠覆和批判与女性主义对性别本质说的批判有着精神的相通之处。性别认同是人类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基础的基础。“我们每个人一出生就生活在一个不断展开的关于两性差异的叙事之中,这一叙事形成并规定了我们的角色认同、个人行为、自我观念以及性欲满足的种种可能的范围和可能性。我们每个人都要通过这种叙事来生成具有强烈情绪色彩的男性和女性意象;我们所创造的种种幻象、生活故事、浪漫爱情、矛盾对立都可能以男性和女性情结为焦点。”^②既然不存在本质、独立、统一、个性化的自我,既然主体是建构的不是生就的,那么,作为自我主体建构与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也非生就的,而是由社会文化所建构的。任何自我身份的形成都是以对“他者”的看法为前提,对自我身份的界定“总是包含着对‘他者’的价值、特性、生活方式的区分”^③。性别认同也是如此,人们认同于一种性别,同时又形成与之相对的异性/他性的情结。“我们感到自身缺乏的、想从别人身上得到的、同时又莫名其妙地惧怕的,就是他性;我们将他性投射到异性身上,便使他人对

① [英]约翰·麦克因斯著,黄菡、周丽华译:《男性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② [美]波利·扬-艾森卓著,杨广学译:《性别与欲望:不受诅咒的潘多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③ [英]乔治·拉伦著,戴从容译:《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



我们具有了正面或负面的价值。”^①所以,人类社会并不存在非社会意义的男人和女人这样的事物,男性特质建构是建立在对“他者”女性特质的建构上。

尽管现代和后现代的一些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对主体性的消解为性别本质、性别神话的解构提供了话语武器,但是真正为性别解魅、彻底击破性别神话的还是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吸纳了男性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的研究成果,结合女性自身的生命体验,指出了传统的性别本质主义、性别秩序是男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性别神话是西方父权制社会得以维持的基础。早在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娃就在女性主义经典之作《第二性》中指出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造就的。波伏娃犀利地指出父权制社会将女人定位在第二性——他者的位置上: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是没有自主性的、与男人相对立的次要者、被定义者。后来的女性主义者,尤其是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发展了波伏娃的女性建构说,吸收了拉康、德里达、福柯、阿尔都塞、亚斯贝斯、利奥塔等人对主体本质论的批判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社会性别(Gender)的概念,以此区分自然性别(Sex)。女性主义认为性(Sex)是人生而具有的,是“一种形体禀赋,表现为人体的各种结构和功能属性,包括性激素、大脑机制等生物学基础”,“在男性或者女性特有的形体禀赋中先天带来的是我们人类无法逃脱的限制”,“性别(Gender)需要后天发展”,“性别起源于社会、文化、家庭对两性的不同期待”。^②人

① [美]波利·扬-艾森卓著,杨广学译:《性别与欲望:不受诅咒的潘多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② 同上,第37~38页。

们按照由社会文化所形成的有关男女的社会分工、角色期待、行为规范对自我和他者进行塑造想象,从而形成了一整套有着等级秩序的性别关系模式。而这一套性别关系模式已经成为社会权力关系组成部分,甚至是最基础的部分。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女人是强权统治下的第一个、最后一个、或时间最长的臣民”^①,对女性的压迫也是社会压迫、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最长久的形式。“人类所有不平等机制都源于男性的优越和女人的服从,而性政治在历史上则发挥了作为所有其他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基础作用。”^②现代男性气质或者男性特性是一种“作为各种意识形态及幻想而存在,即关于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它有助于男人和女人去理解他们的生活”^③。男性首先虚构想象了一个强大自主的自我性别主体,然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与安全,把“对异己品质的恐惧和幻想组织起来”^④,塑造了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自己能够把握与控制的镜像“他者”——女性,从而使男性自我主体得到永远的确证,获得了自我控制、自我支配的想象性满足,缓解了宗教神话解魅之后的不安全感。“通过把我们那根源于必死性的心理不安全感的层面投射到我们所认为的男人与女人互补的特点上,我们能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必死性的责任投射到别人身上。”^⑤这就是为什么宗教神话

① [美]凯特·米利特著,钟良明译:《性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页。

② 同上,第183页。

③ [英]约翰·麦克因斯著,黄茵、周丽华译:《男性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④ [美]波利·扬-艾森卓著,杨广学译:《性别与欲望:不受诅咒的潘多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

⑤ [英]约翰·麦克因斯著,黄茵、周丽华译:《男性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